

## 62 濟南泰山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南方寧粵之爭日趨激烈，一直蟄居山西省汾陽縣峪道河村的馮玉祥，與粵方信使來往頻繁，南北呼應，力逼蔣介石下野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，蔣終於被迫辭職。馮精神為之一振，對「精衛先生」推崇備至。胡漢民、孫科屢屢來電，邀馮玉祥與閻錫山南下出席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，共商國是。閻促馮先行一步，自己隨後就來，實際上是哄馮盡快離開山西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馮玉祥與沖沖乘火車離開山西，結束了一年多的「隱居」生活，取道石家莊，沿平漢路向北，經北平豐臺轉道津浦路南下。

二十七日晚，馮玉祥所乘坐的火車到達濟南。韓復榘等前往車站迎候，並邀馮驅車往山東省

府下榻，留住一宿，重敘舊誼，捐棄前嫌。這是韓自脫離西北軍後第一次與馮晤面，為馮日後遷居山東泰山埋下伏筆。次日上午十一點，馮離濟南下。

馮玉祥到了上海，立即前往拜會汪精衛，汪託病不見；次日又欲去奉化晉謁蔣介石，但蔣反應冷淡。正馮所謂：「赴滬見汪，而汪病莫能興；見蔣，而蔣莫知所止。」馮深受刺激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，汪、蔣合作，蔣介石再度出山。

馮玉祥到了南京，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常委、內政部長，三個多月時間發表不少議論和主張，但無人理睬。馮意頗快快，十分鬱悶，他在日記中寫到：「我應當走開。然走向哪裡去呢？」山西肯定是回不去了，想來想去，最終想到去山東泰山。

馮堅信在當時的中國，有力量而又有膽量為其提供庇護所的只有韓復榘了。韓復榘知道馮玉祥的心思後，立即表示歡迎。

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韓復榘派一列鋼甲車專程至徐州迎接馮玉祥（馮時稱病住進徐州醫院）赴魯。馮臨行前發出三電：一致蔣，一致汪，一致韓。二十四日，馮一行到達泰安車站，韓復榘代表、泰安縣長及當地軍民到站迎接。馮隱居泰山普照寺。馮的手槍團和部分幕僚也從山

馮玉祥隱居泰山普照寺。



西來到泰山。二十六日，韓復榘、石友三、程希賢、聞承烈、張聯升、劉熙眾、李長清等前西北軍袍澤從濟南來泰山謁馮，彼此相見甚歡，大家談了許多見聞，感慨良多。

馮玉祥第一次隱居泰山，歷時半年左右。其間，山東發生兩件事。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，張宗昌在濟南火車站被鄭金聲繼子鄭繼成刺殺。馮玉祥認為：「此為父報仇之事也。父仇不共戴天者，此也。我以為政府既不說是非，只有自己起來說是非。此為說是非也。」<sup>(註一)</sup>「鄭繼成殺張宗昌事，鄭還算是好漢子。」<sup>(註二)</sup>「鄭繼成之有俠骨，張宗昌之害民賊，不怪有被鄭殺之事，此為極有價值之事也。」馮還在日記中記下六條備忘錄：「汾陽至泰山；鄭繼成之殺張宗昌；孫中山之前史稿；反調查團報告書；『九一八』大作一本革命史。此六條必須努力辦成之，以期有以查考己往之事也。」<sup>(註三)</sup>

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，韓復榘發動「驅劉之役」。

馮玉祥首先在道義上堅決支持韓復榘驅逐劉珍年。馮認為蔣介石把劉珍年軍安置在膠東，目的就是要牽制韓，以「藩」制「藩」。他說：「蔣之計畫在彼此牽制，他好從中取利。如山西之宋、孫駐軍以制閻。如江蘇，如河南，如山東，均用此法，亂國即在於此矣。」<sup>(註四)</sup>

(註一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。

(註二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。

(註三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。

(註四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。

馮質問南京：「一，誰使魯省軍事、政治不統一？二，陸軍高一級的有沒有指揮低一級的許可權？而低一級的有沒有服從高一級的責任與義務？三，為什麼高的不能指揮低的，其原因何在？四，山東政治不統一是誰使的？五，軍隊不服從高一級的命令，其餉項何來？六，江蘇顧不能指揮陳調元；河南劉不能指揮劉、張。七，湖北何不能指揮夏，而夏不能指揮徐源泉。八，江西熊不能指揮朱，而朱不能指揮孫。九，閩不能指揮宋、劉。以上種種，諸如此類尚多，究何人所使？其心何居？古今中外無有此種可笑之辦法也。」（註五）

韓復榘在發動「驅劉之役」前，曾親到泰安向息隱泰山的馮玉祥討教攻劉之策。馮先詢問韓的第三路軍兵力和裝備，又問及山東省的財政情況。韓說：山東就數膠東比較富裕，但被劉珍年霸占，使用稅收由他把持，非除掉他不可！馮表示：要消滅劉也不容易，他雖只有一個師，但武器精良，物資供應充足，要想消滅他，必須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速戰速決。時間長了，蔣介石就會出面干預，反而不好收場。如果沒有相當的把握，以不打為好。韓聽了，未置可否，因為無論如何，他已決心發動「驅劉之役」。（註六）戰爭爆發後，馮「為魯東戰事甚不放心，又請鄧到濟南去看，並將近來宣傳之事談一談」。（註七）

（註五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。

（註六）王贊亭：《跟隨馮玉祥二十餘年》，第一百〇四頁。

（註七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馮玉祥靜極思動，他要利用張學良辭職，宋哲元主察的機會，親赴張家口，邀集舊部，重整旗鼓，組建一支抗日武裝隊伍。

十月六日，韓復榘派一列鋼甲車到泰安，送馮玉祥一行赴察哈爾。七日上午八時，馮專車到達濟南，韓在車站迎候。韓向馮報告「驅劉之役」進展情況及蔣介石要派兵攻魯之事，同時表示他已有所準備，請馮放心。九日，馮到達張家口，與宋哲元等晤面。

馮玉祥希望宋哲元支持他的組軍抗日計畫。宋卻表示不能同意馮在南京軍政系統中外另起爐灶。一九三三年二月，日軍進犯山海關，熱河告急，平津震動。宋哲元奉命率第二十九軍離開察省，開赴平東轉長城抗戰。馮玉祥乘機在察省集合方振武、吉鴻昌、佟麟閣、孫良誠、張凌雲、席液池等舊部及張人傑、鄧文、劉桂堂等雜軍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組建「綏察抗日同盟軍」，一度收復被偽軍盤踞的多倫。

南京方面不承認馮玉祥的這支軍隊。宋哲元向南京方面說明：他不同意馮在察舉動，亦不會協助馮，但也不會對馮用兵。（註八）

六月十二日，宋哲元派代表張吉墉赴察謁馮，傳達南京意旨，勸馮取消同盟軍名義，離察入京，察局善後由宋負責。馮原則上同意，但所提條件與南京立場相去甚遠，又成僵局。宋見調解

（註八） 《劉汝明回憶錄》，第二百七十一頁。

不易，遂表示消極，致函馮氏，告以：「察事前途，棘叢堪虞，希先生善自處理。」（註九）

北平軍委會以察省主席為餌，命曾為馮舊部的龐炳勳率隊前往討伐。龐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時已移防河北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將領揚言：「龐癩子膽敢打馮先生，我們就打斷他那條好腿！」龐懼，未敢發動。

蔣介石調集中央軍十六個師對馮部實施強大軍事壓力，同盟軍內部又嚴重分裂，互相殘殺。馮玉祥見大勢已去，遂於八月四日通電下野，表示願將察省一切軍政事務交還宋哲元負責管理。

當馮玉祥再度陷入困境之際，韓復榘及時致電馮，歡迎他重返泰山。韓此舉如雪中送炭，使馮得以體面離開察省。

八月十四日凌晨，馮玉祥乘火車離開張垣。十時，馮至昌平南口，宋哲元到站迎候。午後四時，馮在北平南之黃村車站換乘韓復榘從濟南派來的鋼甲車，過天津，轉津浦路南下。

十五日午後二時，馮專車抵濟南站，以韓復榘為首的山東省軍政高官均在車站恭候多時。韓走進車廂，把馮請下車來。馮在韓陪同下與迎候者一一握手，連聲說：「驚動大家了。」前西北軍袍澤單列一排，馮與他們握手時，全都熱淚盈眶。前不久刺殺張宗昌的鄭繼成也在其中，馮見到他時，特別以手拍其肩，以示激賞。馮出站後，與韓同車赴省府休息。馮在日記中自述：「余

（註九）《國聞週報》，第十卷，第二十六期，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。

與復榘別相十月，今復得重聚會，百感交集。雖胸滿言語，實亦難以敘述。」（註一〇）晚餐前，韓向馮展示山東製造的仿俄國協和式輕機關槍。當晚，馮下榻省政府。十六日，馮在韓陪同下遊覽千佛山、黑虎泉，其間，馮與韓談察北抗戰事。十七日，馮在韓陪同下遊覽大明湖，在鄭金聲墓前祭禮。有一鄉婦因田禾事向韓訴苦。韓慰以數語，允為調查。午後三時，馮離濟，返回泰山普照寺。老僧慶山迎於雲門。

馮玉祥蟄居泰山，除身邊有不少幕僚及隨從外，還有一個近五百人的手槍團，其經濟來源主要靠韓復榘和宋哲元供給：韓每月提供九千元及五百袋麵粉，逢年過節再送些其他禮品，如山東綢和一些土產；宋每月提供九千元。另外，孫連仲三、五個月送一次錢，每次一千元；鹿鍾麟、孫良誠每逢年節，各送五百元。國民黨中央每月發給馮薪金八百元。韓還為馮提供專車，供其外出巡遊。

韓復榘每月給馮玉祥送錢，都是聞承烈這位當年西北軍的老軍需代辦。據聞說：每到月底，他即去找韓要錢，兩位老哥倆兒一見面總要開玩笑。聞瞪著眼對韓說：「這筆錢可不能記我的帳。」韓總是「嘿嘿」笑著，支取現款，當面點清。韓每月薪俸六百七十五元，特別辦公費一千元，特別開支費二萬元，這些都是在預算以內。特別開支費包括支付顧問、參議的薪水、車馬費以及饋贈、應酬等項開支。馮玉祥每月九千元亦由此款供給。

（註一〇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。

一次，馮玉祥在濟南有一所房子，派人託韓代他去賣。韓知道他手頭又緊了，當然不好意思替他賣房子，就給他每月加些錢，只說房子一時還賣不出去。

馮玉祥居處附近，除馮的衛隊營外，還有韓復榘派遣一個手槍營，為馮擔任警衛，因為常有南京的「藍衣社」特務扮作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或遊客混進泰山。

馮玉祥在泰山居留期間，韓復榘時而專程前往探望，時而外出巡查，路過泰山，也要順便去拜訪。韓在馮面前，總是雙手扶膝，端坐如儀，猶如當年在西北軍中聆聽總司令教誨。韓菸隱很大，但從不在馮面前吸菸。有時坐久了，馮便笑道：「向方，你想抽菸就抽一根吧，沒關係。」韓必說：「報告先生，我已經戒菸了。」未幾，韓照例要推說出去方便一下，剛一出二門，副官必忙不迭地為他送上紙菸。

馮玉祥一九三三年於一月四日之日記：「早起因韓（復榘）來未讀書。至八時半，韓、程（希賢）、葛（金章）、韓（多峰）、張（鉞）、沙（月波）、雷（太平）及新聞界何，又鄭繼成同來。先同韓、梁談大局及年歲之不好，氣候之不良，人民之痛苦。後大家用飯於大殿之前，立食白菜豆腐、大饅。飯後同韓談。韓言：『國家不了，人民不了，皆因經濟沒辦法。蔣、宋之爭，為爭錢爾。西南若干，他一定幹。CP是為世界革命的，可敬佩者，在愛世界；其他帝國主義者、愛國家者，雖落後，亦可佩服。惟我國人只愛身家而不問其他。故國家不能好，社會不能安，實業不能興，一切不能好也。』云云。我說：極是，極是。」



馮玉祥偶到濟南，韓復榘必迎之於省政府內下榻，款待極懇摯，優渥有加，每晨至親為其盛水盥漱，悉如舊時在其麾下敬侍長官之崇禮焉，感恩圖報之情溢於言表。

一九三四年三月下旬，韓復榘軍在泰安以西的安駕莊追剿劉黑七股匪時，馮玉祥亦派其衛隊彭國楨團下山，往南方三、五十里外協剿。

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韓復榘到泰山，建議馮玉祥到膠東一遊。馮欣然同意。五月十五日，韓為馮玉祥、李烈鈞等一行備專車巡遊濰縣、龍口、威海、煙臺、黃縣、蓬萊等地。馮為此還寫了一本《膠東遊記》的小冊子。

一九三四年春，濟南某校十餘名學生因共產黨嫌疑被捕。馮玉祥的老師范明樞向馮求援。馮致信韓復榘，說明學生是出於愛國，並非共產黨。韓立即將學生釋放。

馮玉祥對韓復榘治魯政績頗為讚賞。他說：「我又獎向方三點：一，對內之治安；二，對外之不屈；三，辦災之新法。我與有榮焉。」(註一)

一九三五年，馮玉祥為方便行人，在泰山西腳下投書澗上修一座石橋，取名「大眾橋」，又在橋東、西兩端道路之南、北兩側各建一亭，四座亭子又各以一位軍人的名字命名，位於橋東北方的亭子名曰「向方（韓復榘）亭」（另有「明軒（宋哲元）亭」、「協和（李烈鈞）亭」

(註一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。

等)。(註一二)

馮玉祥蟄居泰山期間，與韓復榘的關係很微妙。馮需要韓的實力支援，韓亦希冀得到馮的道義援助，二人之間雖說不上相濡以沫，尚稱是和諧融洽。但馮與韓都是崇尚獨立人格，而又極具個性的軍人，加之既往的恩恩怨怨，現時的利害取捨，他們之間的袍澤之誼也不可能一帆風順。

一九三一年七月，石友三發動「討張反蔣」之役，韓復榘不顧馮玉祥的再三督促，拒絕出兵助石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，李濟深、陳銘樞等在福建發動政變反蔣，成立「中華共和國革命政府」。身在泰山的馮玉祥力促舊部韓復榘、宋哲元、孫連仲、梁冠英等在北方出兵回應，形成南北呼應之勢。但韓、宋、孫、梁等在審時度勢、權衡利弊之後皆按兵不動。馮大失所望，竟罵道：「福建已大動起來，各方反倒不動。這一般狗才們，不但心目中無國家，即另外一人全都未有，可謂之利己主義之人了。」(註一三)

類似這樣的矛盾其實很難解決，除非韓復榘主動把軍隊交出來。遺憾的是，韓還沒有這種雅量。韓復榘最擔心的是馮玉祥打他軍隊的主意。韓的擔心也並非杞人憂天，中原大戰前夕，發生在韓軍的張德順叛逃事件及雷太平事件都與馮不無關係。「閩變」失敗後，馮對韓十分不滿。李

(註一二) 徐北文：〈隱居泰山的馮玉祥〉，《山左鴻爪》，第十六頁。

(註一三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。

烈鈞曾勸馮鼓動韓的部下倒戈。馮對此卻很冷靜，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，不要說此舉在韓治下的第三路軍根本行不通，即便僥倖成功，也會因此寒了其他舊部的心，因此斷然否決了李的建議。（註一四）

儘管如此，馮玉祥還是在韓復榘的周圍安排了一些「眼線」。這些人均為西北軍舊部，他們陽奉陰違，吃裡扒外，隨時將韓及山東高級軍政人員的言行報告給馮。這些人當中的笨伯，很快便被韓識破而倉惶離去；而那些隱蔽得很深的人，韓至死也未能察覺。

馮玉祥與韓復榘之所以能再度走到一起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共同的反蔣立場。儘管當年韓復榘發動「甘棠東進」，始終是馮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，但馮畢竟是做大事的人，孰輕孰重，心裡還是有數的。

一九三五年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步伐，華北形勢愈趨危機。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，蔣介石於十月十九日、三十日，接連密電馮玉祥，邀其速赴南京，「共商一切」。馮接電心有所動，但鑑於以往李濟深、胡漢民被囚湯山及鄧演達被殺害之教訓，亦心存疑慮。馮在泰山曾與韓復榘討論是否應邀去南京。馮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寫到：「今天一天未讀書，只同向方談去南京與否的事，因為蔣對胡（漢民）、李（濟深）、方（振武）均無故扣押過，所以誰也不敢說蔣對誰有誠意。」韓贊成馮去南京，並願擔保馮的安全，還告知自己在南京新蓋了一座

（註一四）高興亞：《馮玉祥將軍》，第一百六十九頁。

樓房，即將竣工，屆時馮全家及隨從人員可以搬進去住。(註一五)

馮玉祥去意乃決，即於十一月一日到達南京。馮第二次居住山東泰山約兩年另兩個月。

馮玉祥到了南京，受到隆重的禮遇。蔣介石在四方城官邸內設私宴為馮接風洗塵。談話間，唯唯連聲，十分謙恭。按蔣的安排，馮初到南京就住在四方城蔣的官邸內。馮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到：「介石所答之話為最謙下，為最和平，更為最誠懇，實為我最滿意也。此次可謂之不自白來了。」

馮玉祥在四方城住了些時日，終覺不便，恰好第三路軍駐京辦事處處長唐驥來見，報告說：「韓主席在陵園新建的公館已竣工了，主席想請先生選個好日子遷過去。」馮欣然允諾，沒過幾天，就闖家搬到中山門外環陵路一百〇五號韓公館內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馮玉祥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，翌年元旦就職，副委員長辦公廳設在西華門頭條巷二十四號。

馮玉祥到南京後，與韓復榘信使不斷，在其日記中可見一斑：「唐驥來見，告以三件事。同介石打電話，為唐佛哉（唐驥）要見面的事。」(註一六)；「昨日見唐某（唐驥）、張某（張鉞），言其回山東去，我託他帶書六部，韓（復榘）、聞（承烈）、劉（熙眾）各二部，一為《總理

(註一五) 馮紀法：《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》，第七十三頁。

(註一六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。

全集》，一為《首都志》，亦都有意思之事也。」(註一七)；「韓向方來電，言到樂陵見明軒之事，……」(註一八)；「鄧仲芝歸來，帶到宋(哲元)、韓(復榘)的信，……」(註一九)；「唐佛哉來見，說韓對打壩、學校各事，均竭力辦理云云。」(註二〇)；「見李宗弼，是向方之參謀長也。」(註二一)；「同簡又文同志……會食，談些對日本外交不可軟之理，及宋(哲元)、韓(復榘)之對外如何很有天才，很有忠心之事。」(註二二)；「韓向方來電，為泰山立碑(辛亥灤州起義紀念碑)事兩次來商，可見其注意。」(註二三)；「午後，自己寫信五封，給宋、韓、陳(天秩)、梁(式堂)、聞(承烈)，均為國家民族之事也。」(註二四)；「熊哲民先生來，要往山東去。我告以到山東得注意，並寫信一封，對韓有點暗示。」(註二五)；「見梁式堂先生，我以二封信，給韓、宋的，請其面交。」(註二六)；「我告以梁式堂先生來，韓、宋之意在勸兩廣自

(註一七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。

(註一八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。

(註一九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。

(註二〇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。

(註二一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。

(註二二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。

(註二三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。

(註二四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。

(註二五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。

(註二六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。

動退後辦法。」(註二七)；「見張岳軍先生，談在青島見韓之事。又談到何其鞏之起電稿未有頭尾，韓看過始加頭尾之事。王芳亭之如何與何一致，即韓赴青島，何都不使之去。」(註二八)；「鹿瑞伯先生來談，山東王某派人到京，言有要事，因前已約定好，非要事不派人來也。因此，鹿、孫(良誠)下山去，轉南京。」(註二九)；「韓之代表見介石。介石表示非抗戰不可，他已有決心，望韓努力辦。」(註三〇)；「韓向方來京，談些天目山事。」(註三一)；「看韓未見，亦是一禮。同韓多峰先生談甚久」(註三二)；「十點，請韓向方、韓多峰……，談了一段話，分三點……。我又獎向方三點……。」(註三三)；「見焦易堂先生……，又談及施今墨之。我寫兩封信，一給宋明軒，一給韓向方，均為中醫說項也。」(註三四)；「焦先生易堂為國醫院的事找我寫信給韓、宋、張，為勸捐事，推不開只得寫了，施今墨先生攜去的。」；「韓向方為韓多峰有組織的事來電告我。我差吳青旺去說明，不知如何。」(註三五)；「吳青旺回自濟寧，報

(註二七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

(註二八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。

(註二九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。

(註三〇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。

(註三一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。

(註三二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。

(註三三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。

(註三四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。

(註三五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。

告見韓向方的情況。」（註三六）；「二點，見聞甫庭，談韓、宋之通電（『漾電』）事，好似隨

便一發的」（註三七）；「見聞甫庭先生、唐佛哉先生，談話如下：一，應說先生教我告韓之話『自

信信人』四字已經告知；二，要聽聞甫庭、劉熙眾之話，已說了……」（註三八）；「見唐襄，他

要到山東去，我即把救國的重要點告之：一，封疆大吏須注意遠大；二，京城各處工作非常之遠

大，應多方效之；三，戒菸愈嚴愈好；四，千佛山一帶應特加工作；五，唐說，山東一百萬工作

費，中央撥五十萬，現山東無款，希望中央全出。」（註三九）

「西安事變」當日，馮玉祥深感事關重大，立即派鄧鑑三北上，「告韓、宋小心說話為

主。」（註四〇）

韓復榘、宋哲元聯名發表「漾電」，主張和平解決「西安事變」，倡議「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、

在野名流妥商辦法，合謀萬全無遺之策。」被南京高層視為「節外生枝」、「別有用心」。馮玉

祥在林森、孔祥熙、戴季陶、程潛面前竭力為韓、宋開脫說：韓、宋「不是仔細看稿之人，難免

受人之愚」。「韓、宋在北伐時，皆勇敢善戰，但讀書太少，心思太粗。發電前未必一句一字有

（註三六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（註三七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。

（註三八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。

（註三九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。

（註四〇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。

所研討，可以不必顧慮。不過去人看看，把中央意旨詳告，確有必要。」（註四一）

馮玉祥與何應欽在如何解決「西安事變」問題上，發生激烈衝突。據傳，何擬密謀在陵園附近刺殺馮，或以兵變形式對馮實行人身消滅。馮聞訊大驚，為安全計，不敢再去僻靜的陵園路韓公館，而搬到位於鬧市區的頭條巷二十四號副委員長辦公廳，並於一九三七年元旦立下遺囑。此後馮一切平安無事，一般認為可能與韓復榘、宋哲元頻頻來電或派人「問安」，使何有所顧忌，未敢下手。

但是，馮玉祥仍不放心，乃策劃秘密逃離南京，回到山東韓復榘處。馮計畫佯稱騎馬郊遊，潛至長江渡口，再由駐青江浦的梁冠英部派兵到長江北岸接應。馮為此還幾次親臨渡口考察，但由於梁遲遲不動，而使該計畫擱淺。（註四二）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。日軍進攻蘆溝橋，全面抗戰爆發。十一日，馮玉祥致韓復榘電：「情勢如此，非拚命抗敵，無法圖存。」（註四三）

八月六日，馮玉祥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，負責淞滬會戰。參加淞滬會戰的部隊，多為蔣介石之嫡系，沒人真正聽馮指揮。馮在前方無所事事，每天遊山水、跑空襲、做「丘八詩」。

（註四一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（註四二）高興亞：《馮玉祥將軍》，第一百七十四頁。

（註四三）《馮玉祥選集》，下卷，第八百一十一頁。



九月十七日，改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，負責津浦路北段對日作戰，受到宋哲元、馮治安、韓復榘的冷遇，無功而返。十月二十日，馮在新鄉被大本營召回南京，參加國防會議。大本營決定撤銷第六戰區，馮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之職也隨之被解除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馮玉祥致函韓復榘，建議韓軍「立即沿津浦線以東、以西反攻，即使不能下天津，也要一舉收復馬廠」。（註四四）是時韓軍已全部撤至黃河南岸。

日軍進攻南京。二十一日，馮玉祥離寧赴漢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，韓復榘在開封被蔣介石扣留。四天後，即十五日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，取消副委員長制，馮玉祥被免去副委員長職，改任委員（亦不在九名常委之內）。二個月後，宋哲元之第一集團軍番號被撤銷，宋離開部隊，赴鄭州擔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，旋請假南下湖南衡山休養。

春，蔣介石派馮玉祥去豫西、豫南、鄂東視察國防工事，歷時三個月。九月，馮出任督導長官（一九三九年五月，督導長官部撤銷），赴湘、桂、黔、川、鄂檢閱新兵。

馮玉祥在重慶期間，與左翼人士及共產黨人多有往來，被蔣方稱作「共產黨周邊」。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馮玉祥一度上縉雲山「出家」，據說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直接原因是馮夫人李德全與三女兒弗矜口角，馮訓斥後者，弗矜服安眠藥自盡，馮精神受嚴重打擊。再一個原

（註四四）《馮玉祥選集》，下卷，第八百一十二頁。

因是馮最得意的愛將孫良誠投靠汪偽。馮認為孫之附逆是蔣介石、何應欽逼出來的，但對外又不能這樣說，表面上還要罵，自然遭到蔣方人士的冷嘲熱諷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此外，經濟上的窘迫、政治上的不得志也是原因之一。後經李烈鈞、鹿鍾麟、薛篤弼等苦勸，始於八月初下山。(註四五)(註四六)

馮玉祥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宣導、發動「獻金救國運動」，遊歷四川二十多個縣，在激發民眾愛國熱情的同時，也募集到一筆可觀的資金。但另一方面，某些地方官吏利用獻金運動搜刮民財，他們為邀功，都是先認額，後強派、追逼、催收，頓成額外苛稅。於是鄉間流傳一句說法：「馮玉祥一到，雞飛狗跳。」(註四七) 後經左右及張調的勸告，馮才於一九四五年結束這一運動。

在發動獻金運動的同時，馮玉祥又在張樹聲的襄助下招收門徒。張首先將包頭哥老會大頭目李廣懷找來拜師，馮從此開始廣收門徒。門徒拜師要行跪拜大禮，斬雞頭，瀝血酒、紅燭高燒，燒黃表紙、神秘宣誓等儀式，還要交一份贄見禮，一般二千元。門徒中除部分西北軍舊部外，三

(註四五) 高興亞：《馮玉祥將軍》，第一百九十六頁。

(註四六) 馮紀法：《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》，第一百四十七頁。

(註四七) 高興亞：《馮玉祥將軍》，第一百九十六頁。

教九流，無所不有。（註四八）（註四九）

馮還組織「利他社」，社員主要是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，嗣後有吸收部分知識份子、教育界及行政人員。

抗戰勝利後，北伐時期的四位總司令（蔣介石、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），在抗戰開始時蔣以委員長的身分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，閻、馮以副委員長的身分別兼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，李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。抗戰不久馮即被解除司令長官，而閻、李的司令長官一直保持到抗戰勝利。抗戰勝利後，蔣仍是委員長兼國民政府主席，李發表為北平行轅主任、閻任太原綏靖區主任，而馮什麼也不是。

一日，西北軍舊部龐齊、龔作人去看望馮玉祥，見「先生面有愠色，談了些勝利後形勢，他氣憤地說：『抗戰是咱們各方奔走呼號促成的，現在勝利了，把咱們放在一邊不管。真他媽的！

（原話）』」（註五〇）

此時，出國已是馮玉祥體面下臺的唯一出路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，蔣介石批准馮玉祥以特派考察水利專使名義，赴美國考察水利工程。九月

（註四八）高興亞：《馮玉祥將軍》，第一百九十六頁。

（註四九）陸立之：《馮玉祥將軍的戲劇人生》，《誰主沉浮》，第二百二十八頁。

（註五〇）龐齊：《讀後感》，《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》，第二百一十七頁。

二日，馮一行乘船赴美。

正如馮玉祥出國前對記者說的那樣，只是「名義上去考察水利」。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，馮發表〈國慶演詞〉，美國一家報紙用大字標題：「中國基督將軍公開譴責蔣介石，呼籲美國不要支持蔣政府。」<sup>(註五)</sup>十一月五日，在美國《民族報》發表〈我為什麼與蔣決裂〉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蔣介石下達命令，限馮玉祥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之前回國。馮發表聲明拒絕；蔣吊銷馮護照。一九四八年一月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，馮被選為常委、政治委員會主席。七日，蔣宣布開除馮之國民黨黨籍。

美國移民局指控馮玉祥無居留權。

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馮玉祥一行登上蘇聯「勝利號」輪船離開美國，擬假道蘇聯回國。八月十日，馮在途中亞力山大港致函李濟深，稱：這次「坐的蘇聯的船，……馬克思、列寧、史太林（史達林）的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，把人性全改變了，處處是彼此相親相愛，互相幫忙，不見一個打架的，看不見一個罵人的。」<sup>(註五二)</sup>

八月二十二日，「勝利號」正向敖得薩港行進時，船上失火，正在船上看電影的馮玉祥被煙燻窒息，與其隨行的最小的女兒曉達一同遇難。

(註五一) 馮紀法：《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》，第一百八十二頁。

(註五二) 郭緒印、陳興唐：《愛國將軍馮玉祥》，第三百七十三頁。